

这个世间,有没有“该”呢?

譬如,该得的荣誉、该得的名利、该得的权位,以及,该拥有的人呢?

你得到了,就是该得,没得到,就是不该得。得到了,重又失去,也是不该得。几经辗转,再回到你手中,还叫该得。

生活的真相,可能比这个还要复杂。那些经历了命运大起落大浮沉的人,更清楚内里的跌宕曲折。也许,活到最后,每个人都会有发言权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:这个世界,真的没有多少是该与不该的。

财富流转,友朋割席,哪有什么必须是谁的。这么说的意思,不是乖乖地听天由命,而是要抛却“我执”,一切随缘随遇。

是的,如果有一种东西拼了命也留不下,谨记,这个东西你可以不要,但命,必须得要。

“该”的核心,是排他的,是独占的。在自我心理暗示上,上天须保证结果的必然性。但生活不会时时以“天意”呈现,它会以它的偶然,彰显自身的扑朔迷离和不可捉摸。这种灵动性,也是它的残酷性。它不会预设世间万物的归属,就像一列火车,突然停在谁那里,车上的所有就是谁的。

当然了,真实的生活还有多种可能:这列火车会晚点到达;或是停错了站台;更有甚者,你苦苦期盼,却根本就没有发往这个方向的火车。

所以,没有什么是一理所当然的。生活遵循天道,而天道时时无常。不要把这种无常看作是不公平。其实,上天是公平的。因为,在别人那里,也曾有该得的未得到,只是,你仅看到了自己的不幸,没看到别人的不幸罢了。

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别扭,顺应也许是最好的办法。得之我幸,不得我命,就随它去吧。世间物又回归到了世间,是命数还是劫数,任它自己流转。

身在其中,就笑着看它来去;身在其外,就坐在路边静静欣赏。

还是那句话,这个世界,没有什么必须是你的。如果看不透这一点,你的脸上,就难免会带着谁都欠你二百块钱的面相。这种面相挂久了,必然映射到自我的气质,从而崩塌你在他人心中的印象。

这是一种极坏的心态,它的危害性有二:一是身边的人会逐渐离你而去,毕竟,谁也不愿跟一天到晚悲悲戚戚的人在一起;其二,也是最重要的,你总是快乐不起来,就会危及健康。当你健康的时候,觉得什么都很重要,什么都舍不下,当你不健康了,才觉得所有都不重要了。

可是,已经晚了。

何必呢!哪怕该是自己的,也要敢于放手给了他人。敢舍,是一种活到轻松的风度,更是一种活到开阔的能力。古往今来,那些大人物,都是敢舍的人。恰恰俗世中人,才个个鸡毛蒜皮锱铢必较。

有时候,我们仰望他人取得的成就,或者羡慕别人过得幸福,总觉得别人比我们要好。究其原因,只是他们的断舍离做得要比我们好,比我们彻底。

什么也舍不了的人,最终,什么也得不到。

所以,人与人最大的区别恐怕就是,你做不到的,人家做到了。由此,也便拉开了每个人的人生高度和生活质量。

能悟到,还要能做到。正如王阳明所提倡的,要知行合一。苏轼被贬黄州,写下著名的《赤壁赋》,里边就有这样的句子:“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”他还说,这个世界,唯一你能始终拥有的,就是“江上之清风”与“山间之明月”,因为它不属于谁,进而才真正属于你。

也就是像苏轼这样人生跌落到底的人,才有如此至真至深的感悟吧。

大家V微语

什么是好散文

□陆梅

●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体会。一篇好散文,无关短长,有时是肺腑之言,有时是灵魂的呼告,有时欲语还休,有时小径通幽,有时荡气回肠,有时微语低茫……无论怎样一种打开方式,我以为,好的散文都能够照见山河和众生,有生命和生机,有文学的内宇宙和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与建构。

●李陀、北岛两位有一个观点:“读散文就像穿越田野、无边无际,遍地花开。合上书打开书,我们眼前会展开更广阔的世界。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。

●我们对散文的追求,首要的,是要“有我”,要能表达作者的真人、真性情。

●往往好的散文写作者不都是专门的散文家,但他也许是文章家,是博学多才的杂家,因而常写常新。

谈天说地

转身

□天潼

深交,于是我婉拒了见面的邀约。

如果放在年轻时,我给朋友设置的门槛不会这么高。如今年过半百,总觉得已有五六位挚友,足够了。多几个不交心、遇事遮遮掩掩的朋友,又有什么意思?

幸福的野花

□安黎



远离都市踏青,那些楚楚动人的野花,时常能撩拨起我心灵深处的感动,甚至于带给我以无声的震撼。

在人迹罕至的野外,无数的野花次第开放,以一己的微微之力和极尽所能的渺渺妖娆,装点春夏的容颜。一朵野生的小花,貌似微不足道,但千朵万朵地汇集起来,就斑斓若繁锦,灿烂若云霞。

野花极易被人忽略,其因在于:一则它身处荒山野岭,二则它极不起眼。是的,零碎而散漫的野花,像无人管束的孩子,不懂得遵守秩序,不深谙高低有别,一副未经调教和驯化的恣肆模样。野花与世间的所有生命类似,有其与生俱来的烦恼,当然也有其自得其乐欢愉,它们与日月星辰作伴,与翩跹蜂蝶嬉戏,在无人搅扰的宁静中,享受着远离喧嚣红尘的幸福。

野花是随心所欲的,又是随遇而安的,它不像被人视作风景而精心栽培的盆花那样,时常要受到主人的摆布和支配。主人高兴了,盆花就有水赏赏,有饭犒劳,并还有可能被放置于阳台上晒太阳,或被摆放于窗外的防护网供路人观瞻。但主人一经沉溺于自己的玩乐而忘却它们的存在,它们的生计和处境就变得异常艰难——也许三五日都滴水不沾,粒米不进,从而口干舌燥,饥肠辘辘,躲进幽暗的角落里像坐监那般苦度时日。重要的是,盆花经过修剪,千人一面,相貌颇为雷同,活似同一个模子里烧制出来的一堆同等规格的瓷器。受之于恩宠,必然要付出失去自我的相应代价,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。相较于盆花,野花既无人领养,亦无人管护,它们张狂也好,萎靡也罢,乖巧也

好,撒泼也罢,皆听令并顺应于自己的内心驱动,任何外力都无法将其左右。野花野性,百花百态:有的野花,性情孤傲,像藏之深闺的独居美人,郁郁寡欢而又多愁善感;有的野花,则像爱凑热闹的邻居大妈,呼朋唤友,拉帮结派地挤成一团。

野花无名无姓,既无人作画阿谀,也无人赋诗歌赞,从待遇到名气,与那些名贵的盆花有着天壤之别。伴随生活的愈发优裕,野花更是无可避免地被边缘化,就连割草的孩子也都收起了镰刀,不再亲近它们;曾经视它们为口中美食的牛羊,在禁牧令的管束下,也纷纷回归圈中,不再对它们暗送秋波。樵夫倒是偶尔从它们的身旁经过,很有可能踩踏到它们,即使它们因疼痛而无声地哭泣,粗心的樵夫却也极少回眸一望。劳累的樵夫,既无赏花的雅趣,也无赏花的工夫,他们手握砍刀,看重的,是灌木根枝的粗壮耐烧,对毫无实用价值的野花,从来都颇为不屑。

但野花绝然不会像人那般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,来调试自己的精神表情。在野花看来,有清风时常挑逗,有蝴蝶眉来眼去,有鸟儿在头顶飞来飞去,有蜜蜂在芬芳间起起落落,有杂草在周围恣肆,有藤蔓在邻近欢腾,就已相当知足。广袤无际的天地,是野花生息的院落;未沾染化肥农药的腐叶,是野花充饥的美食;从天而降的雨水,是野花止渴的甘露。白昼,温润和煦的阳光像抚摸婴儿那样,抚摸着它们的肌肤;夜晚,含情脉脉的月色像亲吻情人那般,亲吻着它们的脸庞……人非野花,焉知野花之乐?

想起一档音乐选秀节目里,导师们背对上台献艺的学员坐着,如果被他的歌声打动,就会按下转椅按钮,为其“转身”。对出场靠后的学员,导师们往往不轻易“转身”,因为手头的学员名额快满了,而且有前面出场的学员作对比,所以选人格外谨慎。

常有人言:人上了年纪,不容易结交新朋友。这并非源于保守,而是因为珍惜光阴,不愿进行“无效社交”。那些宝贵的时光,很多人更愿意与真正的朋友共度。

兰州的面

□许锋

于故乡而言,我始终是一名旅人。5岁时随父“从军”,去了遥远的内蒙古。16岁时到山东求学,一待就是4年。32岁时到了岭南,一晃儿已是第17个年头。只是,离故乡越远,越想故乡的面。

故乡兰州的面,是牛肉面。

回想起来,我吃第一碗牛肉面时已是十三四岁的少年。一天早上,我和父亲没在家吃早饭,他带我出门,进了街角一家饭馆,买了两碗牛肉面。我第一次吃,被它的香熏得“晕头转向”。作为中学生,语言匮乏,无法形容那种滋味。但是,那几分钟,那食客盈门的场面,那一碗面,却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参加工作后,牛肉面成了我的早餐。牛肉面是很多兰州人的早餐,那些老字号、口碑好的面馆,要想进去吃上一碗面,要耐着性子排队。

牛肉面到底有什么魅力?

伙计们凌晨就开始炖牛肉。一口大锅,将洗净的牛肉、牛骨整块放入,大火煮,中火熬,到早上6时,肉“烂”了,骨髓熬出来了,那锅口咕嘟嘟冒着热气,汤上飘着油花,牛肉的香沁人心脾。

牛肉面的汤,是牛肉汤。为了这第一口汤,吃牛肉面讲究“早”。

牛肉面的香,还包括辣椒油。有的人要一勺,有的人要两勺,有的人要三勺。三勺盖在面上,红彤彤一片。汤的香、辣子的香、蒜苗的香、香菜的香、萝卜片的香以及面的香、调料的香、醋的香混杂在一起,演绎出牛肉面的万种风情。

兰州牛肉面又叫清汤牛肉面,一碗面,要“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”。所谓一清,汤要清;所谓二白,萝卜片要白;所谓三红,辣椒要红;所谓四绿,香菜和蒜苗要绿;要翠;所谓五黄,面条要黄、要亮。

还有一样,妇孺皆知——兰州牛肉面用的不是机器面,不是挂面,而是由师傅在现场用手拉面。只见一个面团在师傅手里变戏法似的,要毛细有毛细,要三细有三细,要二细有二细,还有韭叶子,宽的……看师傅拉面,是一种享受。

在后厨,还有一个角色非常重要,就是给你递面的人。一般是年轻人,长得格外精干。捞面、舀汤、放肉、抓蒜苗、点香菜、放辣子油,一连串动作,如蜻蜓点水,干净利落。我每次去吃面,都要多看这个“角儿”几眼。

一碗面,让我对故乡魂牵梦萦。我想,将来退休了,还是要回到故乡去。每天清晨,迎着晨曦、薄雾、风雨,加入吃面的人群中,在香气氤氲中回忆十三四岁的光阴,消逝我浓郁的山愁。